



A Moment
Forever

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？

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！

一分間だけ

原田舞叶 著 常婷 译

只要一分钟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只要一分钟

一分間だけ

原田舞叶 著 常婷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要一分钟 / (日) 原田舞叶著 ; 常婷译 . — 天津 :
百花文艺出版社 , 2016.3

ISBN 978-7-5306-6827-6

I . ①只… II . ①原… ②常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日
本 -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8055 号

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: 02-2015-152

1 Punks dake

By Maha Harada

Copyright © 2009 by Maha Harada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, Inc.

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TAKARAJIMASHA, Inc. Through YOUBOOK AGENCY, CHINA

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5 by 北京精典
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: 于静筠

出版人 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 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 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: 300051

电话传真 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 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 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: 60 千字

印张 : 7.5

版次 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: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: 35.00 元

再睡五分钟。

工作日，特别是冬日里寒冷的早晨，我总是躺在被窝里这么默念。

这五分钟的价值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，需要上班的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感受。

不敢奢求一个小时。可一分钟又太短了。如果能有五分钟的话，我也要继续在温暖的被窝里做梦。

等到了不需要这五分钟的休息日，偏偏却又会没必要地醒得很早。

平常我的起床时间是早上六点。由于常年工作养成的习惯，每次都是到了五点五十五分，闹钟还没响就会自然醒来。

再睡五分钟。



先闪过这样的念头，接着才会想起“啊，今天是休息日”，然后我就会安下心来。就算这样，想要再接着睡也很难。特别是当我预感到窗外是一片湛蓝的天空时，就更难再接着睡了。因为这意味着，那是带里拉出去散步的好日子。

我掀开被子，悄悄地观察睡在身旁的浩介。

浩介睡得很香。昨天我到家时已是深夜，他已经睡着了。我像平常一样悄悄地钻进被子，他没有发觉。浩介睡得很安静，让我几乎都要怀疑他是不是死了。他一旦睡着，不管是戳或者搔痒，都绝对不会把他吵醒。

他这不仅是睡得安稳而已，简直就是睡得酣畅淋漓啊。

这对于连晚上做梦都是工作的事情，稍有响动就会被惊醒的我来说，看到他睡得这么踏实，真是羡慕得不行。

我翻过身背对着浩介，稍稍掀开被子的一角往床下看。

在那里，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褐色眼睛。金毛犬里拉卧在地上，抬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只要我一醒，里拉肯定也会醒来。跟里拉一起生活的这六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来没有过一次早上醒来发现它还在睡的时候，简直就像它提前醒来，早早地在那里等着我睡醒一样。从里拉来到家里，每天我第一个道早安的不再是浩介而

是里拉。晚上睡觉前也是对里拉说“晚安”。

要不要去散步？

里拉注视着我，用眼神这样问我。闹钟没有响，我也没有匆匆地起床梳洗打扮，里拉就知道我今天休息了。

去散步吧！

我也给里拉一个深深的凝视，轻声回应它，里拉的尾巴立刻就像拖把一样在地上扫来扫去。

我们住的房子位于东京西郊，在一个非常宁静的住宅区里。

这里允许和大型犬一起生活，有适合带着它们散步的环境，附近还有可以和宠物一起玩耍的场所。

当初我们找房子时，是以能否适合里拉生活为优先考虑条件的，最后才选择了在这里安家。所以，我们几乎没有考虑过我和浩介如何上下班和怎么生活的问题，当时就想着还有很多人是坐新干线上下班的呢，我们肯定也会有办法解决的。

我在珍宝出版社旗下的《JOJO》杂志社已经工作十年了。珍宝社位于涩谷区，是出版业的主力军。搬来这里以后，我每天上下班要换三次公交车和电车，从出家门到进公司需要八十分



钟。里拉没来之前，我住在惠比寿的公寓，那时候的上下班时间，步行加上电车一共只需十五分钟而已。

多出五倍的上下班时间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，不便利、不满和不愉快感倍增。相反，都市化生活程度骤减的同时，却换来面积虽小却附带庭院的住所，季节感、宁静感以及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居住环境。

对和我同居的浩介来说，住在哪里倒是都无所谓。去市区的交通不便利，本来就不爱出门的他就更加懒得迈出家门了。虽说他是自由广告撰稿人，但也应该需要与人见面沟通讨论吧，但他却以“发邮件就可以了”回答我，根本不出门。

在网上查询资料，用 PDF 软件校对稿件，再用电话讨论细节问题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步都不离开已经成为他工作室的饭厅，完全搞定他的工作。

当然，他也不是那种不可或缺的、没他项目就无法进行下去的大牌广告撰稿人，他只不过承包广告公司的一些小项目而已。

虽然我一直认为在家工作简直就是做梦，但看到身边最亲近的人正在这样做，没有上下班路途的痛苦，可以长时间地在宁静美好的环境中和里拉待在一起，这是浩介度过的每一天。

也难怪他会睡得那么香了。

虽然很不以为然，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羡慕的。

我们的住所附近有很多树，还有都立公园，到处绿意盎然。附近基本上看不到高的公寓楼和大厦，只要离支线路，连汽车的声音都听不到。

树林里会有各种鸟类飞来，春天能听到黄莺啼叫，到了秋天，兰鹊和白头翁会竞相歌唱。我还曾经看到过罕见的大斑啄木鸟，当时听到蓝蓝的晴空里传来好似钻头钻木头的“笃笃笃”声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在一棵枯树的顶端垂直地停着一只颜色鲜艳的鸟，上网查了一下鸟类图鉴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秋天的夜晚，虫鸣声响成一片，音量比工地施工的声音都要大，让我怀疑整个东京的虫子是不是都聚集到了这里。

冬天的早晨，地上会结霜，让人不由得想穿上靴子去踩一踩。走在散步的道路上，感受鞋底踩在冰霜上发出的沙沙声响。

如果有人告诉我这里不是东京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。

这些对季节的细小发现，如果没有里拉我也不可能做到，恐怕我根本连搬到这么偏僻的地方的勇气都没有。也正是因为每天与里拉一起散步，才让我开始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变得敏感起来。

里拉来了之后，我和浩介的生活就开始以它为中心。

比如早起是为了带里拉出去上厕所。里拉从来不在家里上厕



所，所以我总是尽早地起床带它出门。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方便的时候上厕所，但狗却无法像人一样，无论它们再怎么想上厕所，也要配合人的生活节奏。里拉给自己规定不能在家里上厕所，虽然我们并没有这么严格训练过它，但我觉得，它似乎决定坚决不做任何让我们讨厌的事情。

比如吃饭。工作日的时候我的三餐都是在外边解决，浩介三餐都要自己做。他会用里拉喜欢的食材做饭，鸡蛋火腿三明治、韭菜炒猪肝、鸡肉沙拉，还有碎肉炒饭。不必问他本人吃了什么，打开冰箱就会一目了然。

比如穿衣服。里拉一身蓬松的金毛很容易就会沾到衣服上，而且它总是张着大嘴巴呼吸，整天都在流口水。无论我穿的是 Dries Van Noten 的毛衣，还是 Cacharel 的大衣，这些在里拉眼里都只是一块布而已，我不能让名牌衣服沾满狗毛，所以方便清洗的衣服和不容易沾毛的尼龙质地的衣服大量增加。虽然再怎么说我还是个时尚杂志编辑，但是为了里拉也不得不这么做。

还有，我和浩介也不再一起出远门了。以前我们还会去巴厘岛啦，冲绳啦旅行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但现在，我们不能一起外出，因为不能把里拉丢下。

我们能一起去的最远的地方，就是公园旁边的都立狗狗公

园。虽然这个公园只是将一片农田整平后，再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块空地，却是可以松开狗链，让狗狗们自由自在玩耍的地方。这也是我们当初决定搬来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假日的时候，狗狗公园里挤满了狗主人和他们的宠物，热闹得不得了。

一起带里拉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了“里拉爸爸”和“里拉妈妈”，和其他狗主人，还有其他的狗狗们待在一起，能玩上很长的时间。

没有养狗的人或许会觉得我们这样很可笑，但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
休息日早上六点半，我和里拉就冲出家门，早晨的空气清新扑鼻。

十一月已近结束，凛冽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冬天的味道。

里拉目不斜视地跑向对面的树林里，在那里尽情的把尿撒完。它喝了很多的水，一整晚都没有上厕所，一定憋坏了。

等它解决完清早第一件大事，神清气爽之后，我就给它戴上项圈，开始我们的散步。

里拉和我悠闲地散步在熟悉的道路上，它贴着我的右侧，稍微走在我前面一点。刚开始散步时，它总是像人一样兴奋地迈开大步，没错，就跟要去郊游的小学生一样。



它会时常回头看看我，确认我是不是跟在它的后面。

里拉不厌其烦地停下来，在路上嗅来嗅去，估计那里应该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气味吧。每当它发现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时——像小石头、枯萎的杂草、粘在柏油路上的口香糖——它就会用红豆色的潮乎乎的鼻头仔细去分析它们的形状和气味。

分析这些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毫无用处的、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。

为什么它会对这些东西如此感兴趣呢？

我忍不住这样想，然后会觉得很好笑。

这些都是对人类而言没有意义的东西，但是，人类的这种常识对狗也是毫无意义的。

里拉专注地低头研究小石子，我抬头看着天空做深呼吸。

天空是一抹淡淡的蓝色，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似的，我对着初冬的天空哈出白色的热气。

是里拉的到来，让我发现天空竟是这般的宽广。

“至少在休息日的时候早点起吧！你太懒了！”

看到刚起床的浩介，我忍不住抱怨。

浩介九点半才起床，我早就已经吃完了早餐，洗完了衣服。

“啊！对不起！我想着休息日你会照顾里拉，所以就……”

他对我双手合十赔不是。或许是因为每天睡眠充足的原因，一个大男人的皮肤倒是很有光泽。真是让我看得心有不甘。

“你的皮肤总是这么滋润有光泽，快教教我秘诀，下次我要在杂志的美容专栏好好介绍一下。”我忍不住挖苦他。

“应该是睡眠充足的原因吧。”回答得真是够直白。

“蓝，你今天准备干什么？”浩介翻着报纸问我。

“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“今天不用工作了吗？”

“你饶了我吧！你呢？”

“我啊？我每天都得工作呀！”

“你是每天都在休息吧！”

哈哈，他大笑起来。

“嗯，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吧！”

“真好呢，那么自在！”我忍不住提高了嗓音。

浩介根本没注意到我的挖苦，一直低头看着报纸，突然想到了什么抬起头来说：“那要不要去狗乐园？”

躺在沙发上的里拉马上抬头看着我们。

我看了里拉一眼，反问说：“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不是吗？”



好！出发！

浩介说完，就去泡好咖啡，又用小锅加热了牛奶，分别装进两个保温瓶，以便在狗乐园的长椅上泡拿铁。接着，他烤了吐司，涂上了满满的蜂蜜，用铝箔纸包好，看来是准备带到哪里吃早餐。

“狗乐园里不能吃东西。”我提醒他。

他神情愉快地回答我：“我准备去公园的长椅上吃，现在不正正是赏红叶的时候嘛！”

啊！对呀！公园里有很多红叶和枫树，浩介每天都会去那里，他就要变成赏红叶达人了。

这么一说我想起来，三天前他好像发了“红叶，百分之七十完美”的短信给我。

收到短信时我正忙得两脚朝天，当时我就想哪有什么百分之七十完美的说法，亏他还是个广告撰稿人呢！两秒钟内，我就毫不犹豫地给删除了。

狗乐园是可以让狗狗们安全并且自由玩耍的场所，是我们这些爱狗之人交流的场所，同时也是一场狗的鉴赏会。

这里汇聚了五花八门的犬种，多到让你不禁会惊讶这个世界上狗竟然有这么多种类。除了很受欢迎的迷你腊肠犬和西施犬以

外，还有平毛猎犬、灵缇犬、斗牛犬和阿富汗猎犬。除去这些，还有许多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。

有一次，我们看到一只浑身长满毛茸茸的黑毛、身形巨大的纽芬兰犬，浩介就问狗主人：“会不会有人以为它是一只熊啊？”

狗主人笑了，说：“是呀，经常会被人误会。”

他还跟我们讲，曾经有过岁数大的老人看到它，真的以为看到了熊，结果拔腿就跑。

还有一次，看到一只没有什么毛、浑身发亮的巨型大丹狗，浩介又问它的主人：“会有人以为它是匹马吗？”

“不会啊，从来没有过。”大丹狗的主人听完也笑了。浩介说：“如果从远处看的话，还是有点像马的吧。”他这么说也有道理，毕竟比起带着熊散步，还是牵着马散步的概率要高得多。

养了相同犬种的人们会在这里形成小团体。

吉娃娃和迷你腊肠的小团体就变成了主妇联盟，有种让人很难靠近的感觉。她们聊得最多的当然不是狗，而是哪家超市的收银员特别年轻特别帅之类的八卦。虽然我身为女性杂志的编辑，应该要多去了解女人们的兴趣点所在，但由于读者群截然不同，也就索性作罢。



再看那些养阿富汗猎犬或者杜宾犬等这类犬界“高级车”的小团体里，都是一些自称坏男人的大叔，身上随意地穿着Ralph Lauren 毛衣搭配 Lands' End 外套。要想挤进他们的圈子，估计先要被他们评估一下身价的，所以也很难接近。

所以呢，我们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，通常都和“流动人群”交流。有趣的是，大家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谁都不会先自我介绍，而是相互问对方狗狗的名字，

“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它叫里拉。”

我们一回答，对方马上就会接着说：“哇！原来是里拉，好可爱的名字！我家的叫小呆。来，小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这是里拉的爸爸和妈妈。”

刚开始的时候，浩介还不太了解这个规矩，当有人问名字的时候，他就会直接报出自己的姓。

“津村。”

结果里拉就被叫成了“津村”。浩介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反应迟缓，他大概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找到了更正的机会。

如果很聊得来，有时候大家也会一起去允许狗狗进入的咖啡店坐坐，或是去彼此的家里做客，不过就算这样，有些人的名字

我们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。

“高岗太太去世了。”

之前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完全不知道是在说谁，直到对方提醒“就是樱桃的妈妈”时，才终于反映过来，原来八十六岁高龄的高岗太太不是奶奶，也是妈妈呢。

这之中，只有西野友里是特别的。

“蓝，浩介，早上好啊。”

身后传来像唱歌般愉悦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友里站在那里，手里抱着她的迷你腊肠犬“巧克力”。

“友里，好久不见，巧克力好吗？”

巧克力用它明亮的大眼睛盯着我们看，尾巴拼命地摇来摇去，里拉看见了她们也立马从远处飞奔了过来。

“我倒是经常在这里遇见浩介，不过，听说蓝你最近很忙，会不会太累了？”

“当然会了，对吧？”

浩介在一边搭腔，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你少啰唆，友里在问我呢。”

“我在跟巧克力说话啊。”

“巧克力是里拉的男朋友，它对男人没兴趣。”



“那对蓝也没兴趣吧，对不对？巧克力。”

友里站在我们两个人中间，看着我俩像小学生一样斗嘴，呵呵地笑个不停。

“我今天就在想蓝没准也会过来呢，所以特地做了苹果派，要不要尝尝？”

友里的厨艺绝对是专业级的，虽然我们已经去她家吃过很多次饭了，但依然还是次次都会惊艳于她高超的手艺。从法国菜到意大利菜，再到日本菜，统统都难不倒她。每次她都是手脚利落地下厨，让我们在她那装饰得品位高雅的客厅里尝尽了美味。友里虽然只有二十七岁，但绝对可以说是专职家庭主妇的楷模，即使她称不上漂亮，身材也不算太好。

她似乎有些羡慕我在知名的女性杂志社上班。她很关心我的健康状况，经常会根据健康食谱做一些点心让浩介带回来给我吃，她甚至还会细心地为里拉准备狗饼干。

公园里的银杏树已经染上了漂亮的颜色，我坐在树下，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派，忍不住咕哝道：“啊，我好想娶友里当妻子呀！”

“那句话应该是我想说的吧！”

浩介又在一旁插我的话，他可能猜到友里会来，正依次往带